

# 中国海外移民史

陈里特 编著

中华书局印行

018972



書叢史歷

史民移外海國中

著編特里陳

行印局書華中

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發行  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

編著者 陳 理 特

發行人 顧 樹 森  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 
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◎ 歷史 叢書 中國海外移民史 (全一冊)  
定價 國幣 二 元  
(郵運匯費另加)

歐洲各國國際移民史，始於亨利王子外洋之探險。中國海外移民史，始於唐代。歐人遠行東方，據多利買（Ptolemy）之說，約在紀元前六七世紀以前，希臘商人之抵絲都（Sera Metropolis）。華人足履國外，據論衡所載，遠在成周之初，以時間之先後言，中國海外移民之發端，遠在歐洲移民以前。若以歐洲移民對於人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影響而論，則爲中國移民所望塵莫及。

移民原爲壓力，推力，引力諸因素所構成。當亨利王子致力於外洋探險事業之日，歐洲近代科學發明，正在醞釀發酵，艱苦奮鬪之時。哥白尼、伽利略、刻卜勒等近代科學家之鼻祖，均能以求真知之大無畏精神，不避艱險，排除萬難，開發近代科學之曙光。十七世紀後半期，及十八世紀繼起之科學家，宛若雨後春筍，如法國之巴斯卡爾德、留卡爾德、馬里奧脫、喬夫洛、拉佛西埃、德國之蓋里克、來柏尼茲、斯塔爾、丹麥之羅麥、荷蘭之胡依根斯、瑞典之舍雷、英國之斯納爾、波義律、牛頓、普里斯特里、布拉克、卡文留世等科學家之輩出，奠定近代科學之基礎。至十九世紀，科學家之傑出者更衆，因此科學應用時代之近代工業基礎，得以肇建。如英國之伏爾脫、瓦特、達爾東、台維、法勒第、法國之古隆、拉柏拉斯、安拜爾、蓋呂薩克、德國之奧姆，均爲近代科學上知名之士。歐洲自十五世紀末葉至今，數百年來，傑出科學家如此之衆，故能以科學力量，創造物質文明，擴大歐洲社會壓力，推力，引力諸因素，形成近數百年來劃時代移民事業之發達。同時，移民又將近代科學所開之花，傳播於世界各地，促進歐洲近代科學與世界各地文化合流。

中國海外移民肇始之日，正爲佛教傳入鼎盛之時。中國古代對於自然科學，原有極重要之貢獻。如指南針、紙印刷術、火藥之發明，均在歐洲近代科學基礎創始以前。惟秦漢以後，歷代君主多行黃老之術，籠絡士大夫階級，軟化民衆，銷磨其創造與實驗之精神。如古諺所謂：『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。』『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』如唐太宗開科取士曰：『天下英雄，盡入吾彀中！』使天下才智之士，盡其畢生精力於詞章之學，而斥物質文明爲奇技淫巧，卑不足道。宋代雖有朱子提倡『致知在格物』之說，但亦僅應用於精神上而已，在物質上，仍鮮有以『致知在格物』去實踐。因此對於中國固有之發明，未能繼先賢以發展。對於歐洲近代科學之傳入中國，亦多予以排斥或忽視。明末，歐洲教士利瑪竇、湯若望等，以其較有系統之科學知識，結交於中國士大夫階級，終以繼起無人，忽略實驗研究，竟未能產生近代科學。牛頓治學時代，正爲中國康熙年間，中國政府當時雖曾利用歐洲天主教士以新方法，測定若干地區之經緯度，奠定中國新式地圖之始基，但中國學者終無大規模之研究與實驗。雖在康熙年間，歐洲近代科學之光芒，已照耀中土，至乾隆時代，則告失傳。中國既在科學上落後，中國海外移民，雖具有深長歷史，而中國始終停滯爲一農業國家，無工業資本社會之壓力，引力，推力諸因素，領導移民，因此中國移民，惟有依賴『忍苦耐勞』之特性，與夫『安分守己，愛人不爭』之民族傳統精神，在以天災人禍爲壓力，數千年前交通工具之帆船爲推力，以及單純爲生活之世界各地曠土爲移民引力之下，移至國外。在此種非科學移民狀況之下，其移民人數雖衆，而其影響人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之力量，不及歐洲移民之大，當在情理中，無可非議，此其一。

歐洲各國國際移民事業之開展，除依賴科學力量爲原動力之外，對於本國實情與需要，及世界各地之政

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、軍事、交通、財政、金融、典章、制度、民情、生活、語言、宗教、風俗、習慣，無不調查研究，計劃周詳，確定政策。而對政策之實施，又無不以其國家之全力，予以貫徹。如英國之對加拿大移民，鑒於以往西班牙對中南美「產金蛋之母鵝殺盡」政策，無利於移民之前途，乃改行硬軟兼施，武力與懷柔並用之政策。又鑒於以往移民政策之非計，乃採用獎勵忍苦耐勞之農民外移政策。因感以往單一男性移民，難期奠定移民鞏固之基礎，乃鼓勵男女性並移政策。總之，其對移民，在未實施以前，聚精會神，審度國勢，適應世界潮流，因人，因事，因時，因地制宜，確定政策。在實施以後，無論在政治上，經濟上，交通上，軍事上，教育上，以全國力量，追求政策之貫徹。中國移民則非是。在上國自尊時期，雖在主動移民極有利環境之下，政府不獨不予移民以協助，且對人民盲目移往國外，橫加取締。在崇拜外人時期，政府對人民之移出，迫於外力，亦無法過問。中國移民在此種情況之下，自顧不暇，其對人類世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之貢獻，實難作有組織有計劃之行動，此其二。

回顧世界各國移民史發展之過程中，亦有若干歷史上之重大錯誤。在移出國家方面，如西班牙之「產金蛋之母鵝殺盡」，十八世紀時代，歐洲各國之黑奴販運，英國在澳洲移民之將土人驅入深山，捕囚之海島，滅其種族。移入國家方面，對種族畛域，膚色歧視，以及排斥限制，均為其移民歷史錯誤中之犖犖大者。中國移民在歷史上，亦有其為歐洲移民所不能及之勞績。如担任南洋、美洲開發之先導，巴拿馬運河之竟功，統為有口皆碑者。

世界各國普遍之移民，為今日時代潮流之需要。今日為「國際航空時代」，為「科學進步時代」。深望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本以往為科學發明奮鬥，不避艱苦之大無畏精神，繼續發揚科學之偉力，促動移民事業之更大發展，以移民力量促進人類間一切文物之交流。尤望中國政府與人民，效法歐美科學

家之實驗精神，迎頭趕上，以科學力量，促動現代化移民事業之發展，使與世界各國之移民，步伐同趨，將中國數千年之固有文化，以移民為媒介，傳佈至世界各地，與世界各地之文化握手，創造人類大同康樂之新文化。

此次戰後，為歷史檢討與糾正之良好機會，深望各國政治家、科學家、思想家，察往知來，取長去短，在此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和議席上，各以精誠無間之真情，悲天憫人之善意，共同討論有益人羣福利，鞏固國際和平，加強民族融和，促進世界大同之國際移民政策。不佞斯篇之撰，非敢云求教於海內外賢達之士，區區微忱，實冀拋磚引玉而已。

本書完稿以後，蒙許君遠先生，於事忙之中校閱，尤以地名音譯正誤特多，更為感激，謹此誌謝！

一九四五年元旦，於渝歌樂山，行政院。

歷史叢書

# 中國海外移民史目錄

自序

移植篇

一 胚胎時期

二 萌芽時期

三 長成時期

四 中衰時期

政策篇

一 勞績

二 上國自尊時期

三 崇拜外人時期

四 自立自強初期

史訓篇

一

一

五

一一

二二

四〇

四〇

四六

五五

六〇

六二



一 慘案

六二一

二 豬仔

七二一

三 取締

九〇

叢書 歷史 中國海外移民史

移殖篇

一 胚胎時期

中國海外移民，當以唐代爲嚆矢。此非在唐代以前，無中國人民足履國外之謂也，祇以其在國外之足跡，非含有移民之性質，充其量，亦僅以其行旅所及，携回若干地理知識與行旅經驗，爲唐代以後移民之先導而已。考中國人民足履國外之最早者，據菲律賓大學某教授之考證，約在周秦時代，中國人民，與菲律賓人民之間，已發生貿易關係。其謂：『在中國周秦時代，菲律賓之統治者，履朝中土，而中國商人，亦常運輸綢米於菲島爲貿易，經三月而返。』〔註一〕惟此項事跡，並未見諸中國史乘。至於中國人民之足履西亞最早者，當推漢代張騫之通西域始。張騫通西域，係在紀元前一三八年，其在西域居十三年，足跡及於身毒、安息諸國。斯時之身毒，即今之印度，斯時之安息，即今之波斯〔註二〕也。後漢明帝時，又遣班超使西域，歷葱嶺以東凡五十餘國。並曾遣部將甘英使大秦，其雖抵安息之條支後，因圖渡波斯灣，聞舟子云：『海水廣大，往來者，逢善風，三月乃渡，遲風亦有二歲者，故入海者，皆齋三月糧，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，數有死亡。』〔註三〕者。而罷。其後是否達使大秦之目的，不得而知。五世紀中葉時，位小亞細亞東之阿美尼亞國（Armenia）之史家摩西氏（Moses of Chorsne）謂：『紀元前一世紀，其國王梯格倫斯第六（Tigranes VI A. D. 142—178）在位時，有外國移民數隊來奔，內有中國人甚多，王

使居阿美尼亞省 (Kurdish Armenia) 境內。考今日阿美尼亞世家大族之宗系源流，頗有來自中國之跡象，如奧配亮族 (Orpeliars) 亦稱曰巴古里尼 (Jenpakurini)，其先世嘗爲日伯爾蘇 (Jen-palsur) 卽中國之皇帝。又馬密哥尼族 (Mamigonian) 代出能人，掌握政權。『摩西氏以『馬氏之來，在其生前二百年，波斯薩珊王朝 (Sassanian Dynasty) 太祖阿爾戴細爾 (Ardeshir) 有子名馬姆康 (Mamkon) 者犯法當坐，逃至波斯避之。中國人追至，因波斯保護罪人，以宣戰相恫嚇，馬姆康不得已，乃西至阿美尼亞國王梯乃代梯斯 (Tiridetes) 優待之，封以大龍 (Daron) 省，使馬姆康及所率徒黨居焉。』馬氏之來，既在摩氏生前二百年，其當約在第三世紀初半。所謂馬姆康，卽馬密哥尼之祖先，其來自中國，阿美尼亞各史家皆有此記載。所謂阿爾戴細爾王，爲二二四年至二四〇年，適在中國三國時代。但此項事跡，雖未見諸中國正史，殆亦屬可能也。中國人民，取海道至南洋，達印度以西者，據勒南氏 (Reinard) 著旅行關係論 (Relation des Voyages) 所引阿刺伯學者之說，謂『於五世紀初期，曾有中國人民至波斯灣頭。』〔註四〕云云。又據史乘所載，中國人民足履南洋各地者，約與漢代大秦使者安敦東來同時。所謂『自合浦、徐聞，南入海得大州，東西南北方千里，武帝元封元年，略以爲儋耳、珠厓郡。』自日南障塞，徐聞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國。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盧沒國。又船行可二十餘日，有諶離國。步行可十餘日，有夫甘都盧國。船行可二月餘，有黃支國。民俗略與珠厓相類，其州廣大，戶口衆多，多異物，自武帝以來，皆獻見。有譯長，屬黃門，與應募者俱入海，市明珠、璧流離、奇石異物、齋黃金雜繒而往。所至國皆稟食爲耦，蠻夷賈船轉送致之。亦利交易，剽殺人。又苦逢風波溺死。不者數年還，大珠至圍二寸以下，平帝元始中，王莽輔政，欲耀威德，厚遺黃支王，令遣使獻生犀牛。自黃支船行，可八月到皮宗。船行可二月，到日南，象林界云。黃支之南，有巴

程不國，漢之譯使自此還矣。』〔註五〕及『莽既致太平，北伐匈奴，東至海外，南懷黃支。』〔註六〕云云。據藤田豐八氏之考證：都元國在蘇門答臘北岸，邑盧沒國約在緬甸，黃支即今之錫蘭島 (Isl. Sinhala)，已程不國有謂即今印度買索爾之基的補拉 (Kittipura) 或古都爾 (Katur) 皮宗 (Pulaw Pisan) 即今之蘇門答臘沿岸。據中西史籍所載，漢時非僅已有使臣往還於南洋羣島各地，而達印度，且『漢使所至國，皆稟食爲耦，蠻夷買船轉送致之，亦利交易，剽殺人，又苦逢風波溺死，不者數年來還。』當時中國人民之足履南洋者，已有其人，惟所乘船隻：『蠻夷買商轉送致之，』尙無直達之航線耳。至漢末三國時，吳國孫權曾遣宣化從事朱應，中郎康泰通南海，經百數十國〔註七〕。晉代高僧法顯爲精究佛法，由陸行抵印度，自獅子國經海道回國，中途遇風飄至耶婆提，即今之蘇門答臘，或爪哇也。法顯往印度係在晉義熙十一年，即西元四一六年，其回國後著有佛國記一書，詳述旅行經過，並謂其所經地區，已有中國人民居住云云，行之於世〔註八〕。若以法顯之佛國記觀之，中國人民之足履南洋羣島者，實遠在法顯以前，當無疑義。至於緬甸、越南、泰國等地，與吾國毗連，在秦代，越南北部與梧州同隸版圖，爲象郡之一部。漢代交趾、九真、日南等地，已置於交州刺史所屬。三國時，蜀相諸葛武侯，七征南蠻，設交郡，包括日南、交趾、九真、新昌、武平、九德等越南之地。西晉一代，亦將越南之地，置交州，轄有交趾、武平、新昌、九真、九德、日南等地。東晉亦將越南設交越兩州。隋代梁王稱帝，南盡交趾之地〔註九〕。泰國於隋大業二年，即六〇二年，有屯田主事常駿等，齎帛五千，改自南海郡，使赤土國宣詔，所謂赤土國者，即今泰國南部之地。緬甸古名驪國 (Pyu)，亦與中國早有往還。越南、緬甸、泰國在政治上之關係密切如是，中國人民足履其地者，當不言可知。位於中國東方之日本，中國人民足履其地者，論衡所載，遠在成周之初，史記所載，始於秦代〔註一〇〕，均含有神話性質。

不足爲信。漢書地理志稱：『樂浪海中有倭人，分爲百餘國，以歲時來獻。』後漢書東夷傳亦謂：『倭在韓東南大海中。』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奉朝賀，倭國之極南界也。光武賜以印綬。『倭人既朝中土，中國人民前往其地者，必有其人，可爲信史。漢代以後，中國人民之至日本者，更爲頻繁，且多爲帝王之後裔。』至於中國人民之有足跡在美洲者，傳說不一，有謂依據考古家之考證，在墨西哥境內掘土，曾發現中國周代之古錢。一七六一年，西方學者金勒氏，根據梁書諸夷傳〔註一〕發表論文，名爲中國人發現美洲之航跡 (Recherches Sur les Navigations des Chinois du Côté de l'Amérique) 謂，宋大明二年，即四五六六年，曾有中國人民至美洲之說爲可信〔註一三〕。一八七二年，西儒威寧 (Wining) 氏發表論文，名爲無名之哥倫布 (An Inglorius Columbus)。一九〇一年七月，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，在哈卜斯月報 (Haper's Monthly Magazine) 發表哥倫布以前千年發現新大陸之佛教徒 (The Buddhist Discovery of American a Thousand Years Before Columbus) 論文等，亦贊同金勒氏之說，但此僅可作爲有此說耳，不能作爲中國人民之足跡，確早已先哥倫布而至美洲也。

〔註一〕見南洋年鑑。〔註二〕見金光豐著：中國通史，六四四頁。〔註三〕見後漢書西域傳。〔註四〕見勒南氏著：旅行關係論，三五至三

六頁 (Reinard: Relation des Voyages P. 35—36)。〔註五〕見後漢書地理志。〔註六〕見漢書王莽傳。〔註七〕梁書諸夷傳中有吳

時外國傳，扶南傳等之記載。〔註八〕見南洋年鑑所引佛國記。〔註九〕見金光豐著：中國通史地形篇。〔註一〇〕史記稱秦始皇二十八年

(紀元前二二九年) 齊人徐福 (一作徐市) 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，方丈，瀛州，仙人居之，請得齋戒，與童男女求之，於是遣徐福發童

男女三千人入海求之而不返。〔註一一〕見大日本史民族志及中外經緯傳。〔註一二〕梁書諸夷傳載：『文身國，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。』

『大漢國，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。』『扶桑國者，齊永元元年 (四九九)，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自荊州，說云：『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。地

在中國之東，其土多扶桑木，故以爲名，……」〔註一三〕克拉卜洛特（Klaproth）於一八三一年發表論文，中國紀載上之扶桑國認爲亞美利加的一部之研究（Recherches Sur le pays de Fou-Sang mentionnés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et prismaal a propos pour une partie de l'Amérique），反對金勒氏之說。

## 二 萌芽時期

唐代爲中國海外移民之肇端。至今世界各地中國之移民，仍有自稱爲唐人，稱中國爲唐山，其所居之地曰唐人街（China Town），實含有唐代爲中國移民肇始之意也。〔註一〕中國與外國之貿易始自秦漢。至唐代互市之風大盛。當時，甘肅西部之河西諸郡，已成爲中西貿易之中心。西方商人會集其地者，達四十餘國。〔註二〕德宗建中元年，卽西元七八〇年，居留西安之外商達四千餘家之多。中國商人貿易印度而達西亞者爲數亦甚衆。此爲大陸方面中國人民移至西亞之情形。海洋方面，於唐代末葉，阿剌伯人，波斯人，猶太人，雲集於廣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揚州者，爲數頗衆。當時政府以中外貿易日繁，爲便利與外商交易起見，特設提舉市舶司，掌理其事，其官稱市舶使。波斯、獅子國、婆羅門、交趾、崑崙。〔註三〕西域等地船舶，航於馬來羣島，經錫蘭，入波斯灣，或沿阿剌伯海，達紅海之航路暢通無阻，其勢甚盛。〔註四〕及至唐末僖宗乾符五年，黃巢亂起，攻掠廣州、粵廣府，猶太、阿剌伯、回教徒、基督教徒，（卽景教徒）及波斯之祆教徒，達十二萬人之後，中外貿易，頓告衰落。阿剌伯人阿蒲茲特（Abou Zeyd）記載黃巢爲旁巢（Bou Shoa），實轉訛也。〔註五〕日本，自隋迄唐二百三十年間，自隋煬帝大業三年，卽西曆六〇七年，日本小野妹子之使隋，以迄唐文宗開成三年，卽西曆八三八年止，遣使先後來朝中土者，達三十

六次之多！中國政府亦時遣使臣報聘〔註六〕。其時民間因商業往還，已如山陰道上，不絕於途矣。唐代中外交通及貿易既如是之發達，故其時中國移民之達西域者，有如經行記所云：『漢匠作畫者，京兆人樊淑，劉泚，織絡者，河東人樂隈，呂禮。』此足爲當時中國移民於大食國之佐證。又通考達拉司條 (Talas) 云：『此國商胡雜居，有小城三百，本華人爲突厥所掠，羣保此，尙華語，則大食以前，尙有中國虜人居西亞也。』又據沙畹之說，『當阿刺伯人大敗唐將高仙芝時，唐大將亞細亞以西所未諳之造紙工業輸入石國 (Samarqand) 』〔註七〕。再據阿刺伯人之記載，以唐代中國商船經南洋印度，至波斯灣貿易。中國人之居留底格里斯河 (Tigris R.)，與幼發拉底河 (Euphrate R.) 口之巴斯拉國 (Basrah) 者甚多，其子孫亦甚繁榮，而阿刺伯之亞丁 (Aden) 亦有居留地〔註八〕。南洋羣島方面，據爪哇 (Java) 史籍之記載，當唐同光六年，即西曆九二四年時，有中國大沙船一艘，在爪哇之三寶壠附近沈沒，船客飄流至岸，其管船者，獻寶物於武葛王 (Tegat)，得王之允許，招集餘衆，定其居，受優良之待遇〔註九〕。十世紀時，阿刺伯人馬素提 (Masudi) 遊歷非洲，錫蘭，印度，南洋羣島，及中國各地，著黃金牧地 (Les prairies d'Or) 一書，內記載：『於九四三年，經蘇門答臘時，已有多數中國人民耕植於此島。而尤以巴鄰邦 (Palembang) (室利佛逝即三佛齊，亦即爲今之巨港) 爲多。蓋避黃巢之亂而至者。』當時中國沿海各地，如閩、粵、浙、蘇一帶人民，與外商來往既甚頻繁，其爲避黃巢之亂，隨外商船舶，揚帆西去，留居南洋各島者，爲數當衆。蓋在黃巢亂前，中外交通及貿易既甚發達。其時中國僧侶之前往印度求佛者，亦日繁有徒。如唐玄奘之入竺，口授大唐西域記，義淨著南海寄歸內法傳，述其來回之海程。天寶年間，僧人悟空，嘗至印度等，均爲世人所知者。其時僧侶之往來印度有文獻可稽者，在法顯之後，計三十五人，爲曇無竭、常愍、明遠、窺沖、義朗、智

岸、義玄、會寧、運期、解脫天、智行、慧瑛、大乘燈、彼岸、智岸、曇閏、義輝、道琳、曇光、慧命、靈通、僧哲、智弘、無行、法振、乘悟、乘如、大津、義淨、善行、貞固、孟懷業、道宏、法朗、慧日、除以上諸僧係較爲聞名外，其往來中印間未見諸史籍之僧侶爲數當更衆。且其時僧侶之足跡，非獨至印度錫蘭而已，其中更有至馬來半島、蘇門答臘、爪哇等地者〔註一〇〕。僧侶往來於中印、南洋途中者既如是之盛，移民往返之繁，豈可不言而喻。以唐代爲中國海外移民事業之發端，實屬至當。

唐末，經五代之亂，以迄宋代，此爲中國海外移民由萌芽至長成時期。惟宋承五代亂世之後，邊疆多故，戰爭頻乘，以禁絕中外互市爲馭邊之策。同時於九世紀末東薩拉森王國發生內亂，波及西亞一帶，陸路貿易，因之見阻，中國大陸移民，於焉頓挫！惟有海道方面非獨交通上較隋唐時代更臻便利〔註一一〕，則貿易上亦不弱於唐代。宋初，指定廣州、明州（卽寧波）及杭州爲對外貿易之商港，各置市舶司，設關征稅。北宋末葉，以迄南宋，泉州對外貿易，亦日漸興盛〔註一二〕。蓋南宋偏安江南，財政艱難，全賴外洋貿易收入之大宗爲財政之源，以資挹注，故對外商來居者特設蕃坊〔註一三〕。因是，外商來居中國者竟有攜家室俱來，生長子女於中土或仕於宋〔註一四〕。日本與中國之間，僧侶商人往來頻繁，南宋尤盛。宋代中外交通與貿易之發達若此，故其時中國移民事業之盛，亦不亞於唐代。如南洋羣島、馬來亞等地，因介於中國與印度、大食國之間，爲當時中西交通與貿易所必經之地，因交通與商業之故，中國人民移至此地者，當亦甚繁。如顧斯綜著南洋蠡測一書內謂：『新忌利坡（卽新加坡）有唐人墳墓，記梁朝年號，及宋代咸淳。』此足以證明唐後及宋代期間，中國移民之象跡大概。所謂『唐人墳墓』之『唐人』二字，係如明史所稱：『唐人者，諸蕃呼華人之稱號，凡海外諸國盡然』之義。當時中國移民至南洋



羣島，不僅在交通上已有三佛齊與泉州間順風一月，與廣州間順風二十日之定期航船來往，而南洋羣島土人對於中國移民已視爲上賓，無不竭誠殷勤招待者。如閩婆對華籍買人，待以賓館，食豐潔〔註一五〕。渤尼則尤愛唐人醉歸，則扶之以歸歇處〔註一六〕。蘇吉丹，即閩婆支國，厚遇唐人，商賈無宿泊飲食之費等等〔註一七〕。其對中國移民之優待，從此可以概見。當時中南交通既若是之便，而土人對待華人又如是之優厚，華人足跡殆遍南洋各地，或經營商業，或永期不歸者，豈不爲數至衆耶。其時中國人民移居南洋各地，非獨建有屋舍以期久居，而中國之塔，亦竟於是時建立〔註一八〕。足見宋代中國移民於南洋之盛矣。至於中國人民之移諸於日本者，更爲頻繁，且其時中日間航海船舶，悉爲華人所有。如吳越人蔣承勛、蔣袞、盛德言、俞仁秀、張文過等，每次船往，竟能攜還多至百人，船載之重，參什斛，駛往肥前國、松浦郡、柏島等地〔註一九〕。又如宋商朱仁聰、周文德、周文裔、陳文佑、孫忠、李充、周世昌等，經營商業，均在文獻上可稽〔註二〇〕。菲律賓方面，中國商人前往者亦甚衆〔註二一〕。南宋之世，中國移民事業因海外商業繁盛而發達已無論矣，而南宋末葉，宋室遺臣，不忘故國，潛往海外避居，或圖東山再起，恢復宋室山河，更爲移民發達主因之一。如陳宜中之赴占城乞援〔註二二〕，沈敬之赴占城謀復國土，張世傑謀求援國外而入海，東莞李竹隱，卽李用之婿，熊飛浮海至日，起勤王之兵，趙忠歸越，鄭思肖走爪哇之巴達維亞，足不履元土。宋廣王走崖山，均足以證明宋亡時，中國移民海外之盛也。

〔註一〕見萍洲可談卷二，內謂：「北人卽中國人過海外，是歲不還者，謂之往蕃。諸（蕃）人至廣州，是歲不還者，是謂住唐。」萍洲可談，係

宋人朱彥所作，則宋代仍稱中國爲唐也。其理由據同書又謂：「漢威令行於西北，故西北呼中國爲漢。唐威令行於東南，故蠻夷呼中國爲唐。崇寧間（一一〇一年至一一〇六年），臣僚上言，邊俗指中國爲漢，唐行於文書，乞並改爲宋。」然移民仍以唐字習爲使用，不改也。明史卷三百